

空有無礙觀

會機

一、引言

中觀論云：「諸佛依二諦，爲衆生說法，一以世俗諦，二第一義諦。若人不能知，分別於二諦，則於深佛法，不知真實義。」十二門論亦云：「若不知二諦，則不知自利、他利、及共利。」考察釋尊的出現人間，席不暇煖地說了四十九年的佛法，其目的無非爲使衆生離苦得樂，斷惑證真，轉迷成悟；從自利利他的實踐中，積集福智二資糧，以期究竟佛道的完成。綜觀三藏教海，性相、空有、大小、偏圓，橫說豎說，其所闡述的不外乎二諦之事理。二諦是佛法大綱，也是釋尊引導衆生的基本方法。依於現實的諸般現象，開顯諸法本性；藉人人所共知的常識境界，加以智慧的透視、剖析、抉擇，而悟入諸法實相，覺證人生的第一義。修學佛法的人，唯有遵循釋尊的教示，如實地分別二諦，於緣起如幻的世俗中，以明慧覺照，始不爲虛妄幻象所惑，從而洞達畢竟空的諸法勝義真如。觀察世俗如幻有，勝義畢竟空；即緣起而體性空，即性空而緣起宛然；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現證空有無礙的境界。如是正確地把握佛法真諦，乃能悲智雙運，切實地完成自利利他，自覺覺他的目的。

世俗幻有中，導向於勝義自性空的境界，乃佛法修學不可逾越的次第。

空有，是佛法基本論題，大乘、小乘、空宗、有宗、無不談空，也無不談有；空有無礙的說法，是毫無疑問的。然而，在佛教思想史上，有所謂空宗有宗的出現，而且曾發生激烈的論諍，形成尖銳的對峙，究竟爲何因？難道空有二系的大師們故意逞強好辯，互爭一日之長嗎？相信其中必有深意在。儘管說佛法是圓融無礙，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。」但是籠籠顛顛的穿鑿附會，畢竟無助於真理的發揚。學人唯有針對問題核心所在，作理智的分別、觀察、探討、抉擇，而後予以如實地融會貫通，始可解決二者的歧異，使佛教的發展，邁上一新的里程。

空、有，二名詞是常被誤解、歪曲的，不特一般不明佛法者感到陌生，就是研究佛學多年的老學究，仍不免出現與常人近似的謬見。本文的主旨在對空有之涵義，作多方面的分析，藉以領解空有的要義，把握佛法的重心。

二、空有的基本概念

首先，我人必須明白，佛教發源於印度，其立論構思及詞語的運用，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思惟方式，所以翻譯的時候，往往很難找到與原意一致的名詞，空、有二術語是譯經大師，根據梵文的含義翻譯過來的，在理解上應本着它的原意，沿印度的思惟方式，而不可與普通名詞混淆，望文生義，錯解佛意。這不但佛學如此，現代一般科學、哲學各種術語的了解，亦莫不皆然。

常人一聽見空，即泛起空空洞洞，虛無烏有的感覺；反之，聞有即以爲是本然，不變的實在。在這基本錯誤的前提下，說空即不是有，說有即不是空；空有無礙之說，對他們而言，是何等

困擾不通！

我人欲想理解解空有無礙的真義，必先放棄空即是虛無，有即是實在的成見，對空有二名詞重新考究，作一番切實的認知功夫。否則，對空有無礙的正理，不但無法接受，曲解誤會，且反以之為詭辯，故弄玄虛，無實質意義的謬論。如此背棄真理，毀謗正法，自瞎慧眼，墮無明深坑而不自知，殊為可悲可憐！

中觀論云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寥寥數語，已道盡空有無礙之義蘊。何謂有？即是世間各色各類的現象——身心界、社會界、以及自然界。此宇宙間的森羅萬象，依佛法說無不是仗因托緣，在重重無盡的條件關係下而存在；非從因緣而有之法，於此世間實無處尋覓。例如：一間學校的成立，是由教室、校長、教師、學生等因素條件的湊合而有，其中每一因素中又含攝着眾多的因素，在錯綜複雜的交互關係中，無有獨立性、永恆性、自體性、實在性。從現象看，它是緣起如幻「有」；推究其背後的本質，自性畢竟「空」。

空，含有否定與肯定二義，從否定方面說，萬有皆從因緣生，不是自己如此，原來如此，永遠如此的；無有自成性、不變性、實體性——自性。換句話說，佛法所否定的是眾生的自性見。無論是感覺的世界，或是知識推理所得的結論，凡是認為有具體而微，終極實在的東西，非徹底勘破不可。然而，現象界的一切，有情身心，山河大地等，它的存在是不容任何人否認的。舉凡人、事、物、色法、心法，具體的、抽象的，即使是夢、幻、泡、影，佛法也都承認它的存在——有。惟此諸現象的存在，乃由緣而起。諸法何以能緣起，乃依空而建立，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，即正確地顯示這一深義。是故佛法說空，一面否定諸法自性，一面肯定緣起現象。善於把握此義，始不落斷常的邪見，以及世間外道本體論的各式謬說。

佛法談空說有是貫通一切的，談空，則無一不是空，聖智所證的境界是空，凡夫迷情所有的境界也是空；有為法空，無為法空；生死輪迴空，涅槃解脫空。說有，無為法，諸佛所證的涅槃以及業果諦寶等，固然是有，凡情所見，乃至俗人所染著的欲境

，也無不是有。有，緣起如幻有；空，自性畢竟空。此乃佛法空有二詞之微言大義。（詳閱龍樹中觀論。）

三、空有的分類

有，如上所述，是指現象界的萬事萬物，即佛教術語的一切諸法。它的內容幾乎是無所不包，我人欲想對此林林總總的大千世界，給予一種概括性，而含攝無遺的分類，誠非易事。但是對宇宙人生的研究，哲學問題、科學問題、宗教學的問題，非有系統性的歸納，有條理的分析與綜合，面對雜亂無章的問題，研究工作實無從下手。尤其是現代科學方法被普遍地採用，不論歸納法、演繹法、類推法，分門別類確是必要的。

空義的研究，先予萬有一正確分類，實具積極的意義。蓋空乃從有而顯示，藉諸法從緣起而體察自性畢竟空，如是依有明空，始不落於頑空的邪見。對於有的分析、分類，一般分為生理的、心理的、物理的；或生物，無生物等等。佛教經論中的阿毘曇，以及大乘唯識論典對萬有的分類極為詳盡，頗有可取。茲依唯識學的五位百法，以見宇宙萬有的全貌。

五位百法：（一）色法：感覺器官（包括神經系）等五根，和五根所對的色等五塵，以及無表色。此含攝生理和物理的各種現象。（二）心法：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末那、阿賴耶的八識心王，為精神作用之主體。（三）心所法：附屬於心王的五十一心所——徧行五，別境五，善十一，六根本煩惱，八大隨，二中隨，十小隨煩惱；亦即從屬精神主體的心理現象。（四）不相應行法：共有二十四個，此為色心之分位，其性質不即色心，也不離色心，而界乎色心之間。（五）無為法：指虛空、擇滅、非擇滅、不動、受想滅、真如的六無為。在唯識學的思想，以八識心王為主體，十一色法為心王之所變，五十一心所為心王所相應，二十四不相應行，為心王之分位，六種無為乃識之自性。故從認識論的立場，觀察宇宙萬有不離於識，揭示本宗的要旨，而歸於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的結論。（詳閱大乘五蘊論及三十唯識論等。）

依般若性空系的觀點，色法、心所法、不相應行法，固是因緣所生，自性無所有；即能認識境相，作為萬法主體的心識，也是不離因緣而獨有，同樣是空無自性。例如：眼識的生起，至少要有眼根（視器官和神經）及色境，離開根境諸緣，眼識作用無從顯現。其他耳、鼻等識亦然。即以識的四分說，見分、相分、自證分、證自證分，也不是有獨立的自體。再約種子生現行，現行熏種子的意義而言，仍逃不出重重緣起的關係。緣起論是貫通一切的，客觀現象的存在，藉因緣和合而有，主觀的心體，何嘗別有自性？擴而言之，無為法亦不離緣起法則；二空所顯的眞如，即緣起寂滅性。從五位百法的分析中，無一法不是因緣所決定，宛然有而自性空的。因此，從空有分類而言，五位百法是緣起之幻「有」，而其當體畢竟「空」。引伸言之，「有」類幾多，「空」類也有幾多。雖然「空性」是一，約「有」的差別區分，可以作多式多樣的說明。

在原始佛教經典上，經常出現五蘊、六處、十二緣起支的名詞。五蘊：色是物質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屬精神。乃側重心理的分析。六處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屬於生理，意屬於心理。乃偏於生理的說明。十二緣起支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……乃至生緣老死，憂悲苦惱；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……乃至生滅則老死滅。要在說明有情生命流轉的過程，和指出生死還滅的法則。這些——五蘊、六處、十二緣起，都是生命現象，也是有情存在的事實——「有」。釋尊直接地掌握生命現象，加以如實的透視、剖析，發見它的無常、無我，進而體證無生無滅的涅槃，達到究竟安隱的歸宿。

無常、無我、空，是一體的。如經云：「無常者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亦非我所。」從時間觀察，世間一切法是生滅無常；祇在息流變，相續不斷的過程中，假立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從空間看，各種現象都不是孤立的；它們彼此之間都有着相互關係與交替作用。既是因緣生法，必定是無常的，色法、心法均無例外。諸行無常，即我的實體不可得；無常無我故，終歸於空。如是明乎緣起生滅法則，修習緣起正觀，打破我我所的妄執，即體

現緣起的寂滅——空性。據此，五蘊、六處，十二支諸有，乃緣起之幻象，推究其本質，畢竟空寂。由是證實諸法皆空，確為萬有的最高原理原則。依有明空，從空有的關涉中，體悟中道，乃修學佛法之正途。

有情為本——特別是人類——的佛法，對於現象的分類可以五位百法，或五蘊、六處、十二緣起支，總括一切。其他，更簡畧的分為有為法，無為法；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乃至一般的生物，無生物；物理、心理、生理，皆不越此範疇。

其次，根據思惟的方法，分別空的種類。大智度論說有三種空：一、分破空，二、觀空，三、自性空。分別敘述如次：

分破空：即以分析方法，層層分破，以了達空義。比方說，一棟樓房是人工、鋼筋、水泥、木料、地基等條件構成的。對於這些條件，分析至極微，乃至不可再分的程度。由此方法而明白樓房無有實體，是空的，謂之分破空。這種分破空，對於利根者，確能因之而悟諸法皆空。但鈍根之人非特不能由此旁通上去，了達空理，反而執有一終極實在，成了悟理的障礙。如薩婆多部的學者即執極微、剎那為自性有。若干小乘學者，承認衆生無我，而固執五蘊法不空，乃從分破空而來的誤會。

觀空：從認識論出發的思惟方法。如行者修不淨觀，所見的外境都是污穢不堪；修水觀，則四周一片汪洋。此觀空的方法論，旨在證明外境非有，一切唯心所現。唯識家常舉「一境應四心」，是其最明顯的例子。意謂同一外境——一湖水，由於衆生業感不同，心識不同，而顯出各種差異。如魚見之為舍宅，餓鬼見為膿血，人見為水，天見為琉璃宮。更現實的一例：中秋明月，合家團圓欣賞它，內心充滿光明與喜樂；而離鄉背井，家破人亡，或有家歸未得的遊子，面臨此景，不免引起悲涼淒愴之感。同樣的明月，同樣的水，為何因人心情不同，因業感不同而現種種差異？可見外境虛假不實，唯心識所變現。這種境空心有的觀法，律之於諸法畢竟空尚有相當距離。很顯然地，它是不澈底的空觀；此法空彼法不空，仍未跳出分破空的窠臼。如是觀空，不善領會者，以破壞緣起——外境的事實而謂之空，即成損減執；心

之主體，原不離緣起，而謂之不空，即是增益執。故觀空的方法，不能直契佛法中道義。

自性空：又作當體空。存在的現象，內而身心，外而器界，小至微塵，大至大千界，法法不離緣起；凡是緣起所成之法，自性不可得，當體即是空。這是最直捷了當，最究竟的空觀。它不像其他的方法論，轉彎抹角地用分析假實，層層分破而成立假名空；或以認識論的觀點，謂境相非有，萬象從心所生，而主境空心不空。自性空，乃本着緣起的相待性，直探諸法之本體，頓悟一切法自性空。般若性空系的思想，即立足於這種觀法，發揮佛法中道義的。

綜合佛法學派的空觀，不出自空與他空二類。自空，即緣起的現象，當體觀其性空。他空，以排除某些東西，因沒有某些東西而稱之爲空。上舉的分破空與觀空，即他空思想的代表。如分破空：我是由色心的五蘊法積集而成；將此五蘊法抽離，我無由成立。我之所以無，五蘊積聚故。我空，而五蘊法不空——我空法有，即他空的一類。再如唯識的觀空：外境皆空，唯識所現；徧計非有，依他起不空，同是根源於他空的思想。

通常說：有爲法，乃有生有滅的變異現象，是空無自性的；無爲法，離諸生滅變異的本體，自性不空。凡夫位的雜染法，虛妄不實，故空；聖者所證清淨涅槃，具常樂我淨四德，故不空。如來藏法體不空；客塵無明是空。……諸如此類的依實立假，一空一不空，都可以納入他空論者的範圍。自空則不然，乃即法之當體而明空。所謂「常空，我我所空，性自爾故。」即於常、我、我所的當體洞悉其空，不是空掉某部份，另有什麼不空之個體。性空與緣起相續的現象，是一種似矛盾而統一的；即於緣起現象，直指其性空，不須另立一不空的法體作爲空的依據。對於慣執實有的學者，由自性見的作祟，硬是不承認自性畢竟空，覺得若無一實有不空之物的存在，則諸法失去憑藉，世界、有情、生死、涅槃均無從安立。於是乎一元論、二元論、神我論、妙有論，各式色樣的學說，異軍崛起，相繼成立。誠然，緣起性空義是甚深極甚深的，不明緣起幻有，自性皆空的正理，執空著有，妄

生諍端，諸佛出世莫奈他何！

四、空有的抉擇

空有無礙的中道義，甚深最甚深，難通達極難通達，即令實證後的聖者，欲以世俗名言把個中奧義解說清楚，使我人完全領悟，仍屬不可能的事。雖然真理遍一切處，緣起現象歷歷在前，諸法真相當體即是。但盲無慧眼，爲無明所覆的凡愚，坐於光天麗日之下，仍然不知太陽究爲何物。雖然，諸法實相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屬不可思議境界。不過，在世俗諦中，不妨運用理智加以思惟，藉共通語文加以說明。縱令標月之指非實物，語文非即是真理，而離開語言，不藉月指，廢棄經論，木石般地不予分別，盲修瞎練，何嘗就能體悟諸法本來面目？修學佛法之道，方便有多門，樹立正見爲其首。諸佛從初發心，直至超凡入聖，臻於究竟，全然依於正見的引導。如其正見不備，思想錯誤，自誤歧途，含冤九泉，莫知所以。做爲真理發掘者，抉擇空有，培養正見，啓發智慧，乃修學過程中極重要的環節。故此，對空有之義，有再深究的必要。

從側重方面說，緣起有是現象的描述，自性空是本質實相的指陳。於此二者之差別中，如何使其統一？諸法實相，律之於常理，應是實有，何以稱之爲空？緣起形成的因果現象是虛假不實，何以命之爲有？爲說明方便起見，且舉緣起有與自性空二命題，以申論空有無礙，性相不二的道理。

緣起，主要的在於說明有情的生死相續和還滅的過程，兼及器世間山河大地等現象。有情的流轉與還滅是依緣起而安立；宇宙間的諸般現象，也不能離緣起理則而存在。現代科學不論如何進步，各門的學術，如心理學、社會學、生物學等，屬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，均逃不出佛法緣起法則。緣起貫通於一切的，有爲法是緣起，無爲法也是緣起；眾生法依緣起而安立，佛法也是藉緣起而施設。緣起法在全盤佛法中，其份量是如此重大！故佛法修學者，對緣起法予以深刻而廣泛的體認，乃是不容忽視的課題。緣起，即由緣而起之意，揭示了諸法的形成與散滅的必然規

律。中論云：「諸法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不無因」，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無因生，都是根源於自性見的戲論，違背緣起正理故。緣起的定義爲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」意謂：此果法的存在，乃由彼因之存在，有如是之因，必產生如是之果。任何事物，之所以形成此種現象，必有某些因素存在，有了同樣的原因，故生同樣的結果。「有因有緣世間集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。」由因緣而生之法，也必由因緣而滅。此因不起，彼果不生，無此因則無彼果。所謂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……乃至生緣老死，憂悲苦惱純大苦聚集。」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……乃至生滅則老死滅，憂悲苦惱純大苦聚滅。」這是經文列舉的緣起具體內容。依佛法說，有情何以流轉生死？此現實生命從那兒來？歸根底不外是煩惱（惑）——無明、愛、取；依惑而造業——行、有。由此惑、業、果，相順相生，故生死流轉，循環不息。那末，如何從生死苦痛中獲致解脫？這必須斷除苦果的因緣，修習戒、定、慧，以對治煩惱，逆生死狂流，趨向於涅槃境界。由此可知，有情相順相生的流轉與截斷瀑流的還滅解脫，都是建立在緣起的基石上。那些意圖撇開緣起而別立眞常個體之流，簡直是「神」「梵」的宗徒！

諸法從緣具而生，也由緣散而滅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一層是：一切事物之所以有生滅現象，不僅是外在順逆境因緣的決定，更重要的是法的本身具有可生可滅，而且生者必滅，有必歸無的必然性。而這種可生可滅，以及生者必滅的原理，即是緣起性。緣起具備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」的三定律，故能爲建立生死流轉，與涅槃還滅之所依。

同時，佛法說緣起，不單是因關係的說明，更指出了因果生滅的序列之必然性。世間錯綜複雜，萬別千差的現象，何以如此而不如彼？日月的運行，社會的變遷，歷史的發展，其間各有它的因果必然程序。如前所舉「無明緣行……生緣老死」；「無明滅則行滅……生滅則老死滅。」此乃有情流轉，與還滅的序列必然性。現代科學之研究，其主要方法是從錯綜的現象中，經搜

集、分類、分析的功夫，而發現它的基本原理原則，以此原理原則，作爲改善社會實際生活之應用。佛陀觀察人生，體悟無明緣行等十二支的流轉律，以及無明滅則行滅等之還滅律，也即發現有情生死與涅槃還滅的原理原則，并依此指導我人從生死邁向解脫之道。

於此需附帶說明的是：因果生滅的必然理則，它不同於玄學者所計執的超越現象之上，或深藏於現象之中，作爲萬化根源的本體；更非神學者指謂的操縱宇宙現象之眞宰。佛法所說的緣起序列必然性，決不是離開因果事相而別立，它祇不過是現象生滅的一種規律而已。

從佛法觀察宇宙人生，一切現象之所以如此生滅，無非是緣所決定的。而緣起的相關因待性與序列必然性，其自性終歸空寂。說明白一點，現象的生滅、有無，它本身沒有實體性，不能自己規定自己，離象緣而獨存。故此，佛法的結論：現象界的萬事萬物，其存在的當前事實，不容任何人否定——緣起；惟觀察其本質，無有眞實自體可得——性空。這樣的緣起觀，自性畢竟空而緣起宛然，緣起宛然而自性畢竟空。空不礙於有，有不礙於空，空有無礙的中道，對於慣執一邊的象生而言，是多麼微妙難思！

其次，對於與緣起相反的自性一詞，畧爲論定，以幫助初學者領畧諸法空義。梵語私婆婆（譯音），此云自性、自體。自體，含有自有、自成、自己規定自己之意。自性，即本源、本質、本來如此之謂。在我人意識直覺中，不能透澈現象存在的時間性，不明諸法相續和合的緣起性，而泛起有一原始的，根本的，或素樸的實在感。這種根深蒂固，牢不可破的妄執，是謂與生俱來的自性執。另一類知識比較充分的玄學者，經過理性的考察，從現象界縝密的推論中，多少看出相續與和合的緣起性，但受了無始熏染的自性見的影響，從現象到本體，仍然堅持事物的本源是不變的、自成的、眞實的。這是分別所起的自性執。哲學上所認知的實在、本體、本元，以及佛教學派中的薩婆多，大乘唯識學和眞常唯心系的自性論，皆是根源於自性論而出現的不同型態。

依薩婆多部的看法，統攝諸法不外假有和實有兩種。世間的

事物，依時間的前後形成相續相，依空間的相待性假立和合相，這是屬於假有無自性的一類。然而分析此相續與和合的現象，到達無可再分的最終單元——極微物和剎那心，是實有自性的。他主張藉五蘊和合的我是假，但假我所依的五蘊，不能不是實有。換句話說，現象界的事物是假，現象背後之本質，却非真實不可。他這種假必依實的見解，雖然也是接受佛說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的法印，但經他們再推究的結果，發覺相續假（無常）與和合假（無我），彼等所依的原質，確是實有不變的。

大乘的唯識學系，承襲部派佛教經部師現在實有論，主張種子生現行，現行熏種子，在種子與現行的轉化中，其自性是實有不變的。所謂「自性緣起論」，色生色，貪生貪，有漏生有漏，是他的思想之一。約徧計執與依他起而言，徧計執屬假名安立，自性無所有；依他起為自相安立，是實有自性的。依實立假，假必依實，假法是空，實法不可空。若果一切法都無自性，則世出世法無所依傍，不能建立生死流轉與涅槃還滅。這是虛妄唯識學對空有的見解。

另一派眞常唯心論者，建立如來藏，自性清淨心，作為諸法本體。它具足無邊稱性功德，在凡不滅在聖不增的實體，決不可說爲空；可以空的是客塵雜染的虛妄心。楞嚴經云：「若諸世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木葉縷結，詰其根元，咸有體性，縱令虛空亦有名貌，何況清淨妙明心性一切心而無自體。」雖然在形式上與前述的薩婆多部，唯識學派之說畧異，而主張諸法本源實有自性，基本原則是一樣的。

根據性空學系的思想，緣起與自性，二者是不容并存的；凡是緣起法即無自性，是自性有即不從緣起。假定既承認諸法從緣起，而又不肯放棄自性的執見，實在是極端矛盾而不可思議的。中論云：「象緣中有法，是事則不然，性從象緣出，即名爲作法。性若是作者，云何有此義？性名爲無作，不待異法成。」即是說，諸法從象緣而有，是則無自性。因爲法既從象緣現起，即屬所作性。假若主張法有自性，就不是所作。如前所述，自性是自有的、自成的、自己規定自己的；而緣起則爲所作的，待它而有

的。二者形同水火，勢不兩立，怎可承認緣起又容自性的存在？佛說無常、無我的緣起論，而歸結到自性空寂，即爲勘破自性的迷執，廓清衆生謬誤的根源——戲論。不顧佛法基本原則的自性論者，捨此正途不走，各色各樣的歧見也就紛然而起了。

綜合的說，緣起是無自性的，無自性故名空；空與緣起的關係是相順相成的，依空故能緣起，是緣起故自性空。自性論者看來則不然，空與緣起是相反不能并存的。其主要關鍵在於他們以空爲沒有，緣起是有——自性有。空只不過破執的方便，目的在於顯眞性；妄執空，法性不空。若一切皆空，則破壞業果諦寶

——緣起，衆生的流轉與聖者的還滅都無從建立。在性空論者看來恰恰相反，依於空故，才能緣起；是緣起的，自性畢竟空。空與緣起，有互相發明之用，決非截然的二法。心經云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空那裏是如自性論者所了解的，僅限於否定的一面而已！色與空，相容不悖，色當體即空，非空不成色。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，若無空義者，一切不得成」，即充分證成此義。故以一切皆空爲破壞世出世間諸法，實是自性見的作祟，淺智者的看法。

然則性空論者執空爲諸法最終實在，萬化之本元嗎？不也！「大聖說空說，爲離諸見故，若復著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。」龍樹菩薩的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」祇是確定諸法可生可滅，可有可無的可能性；猶如一片空地，可建築樓房，而單有此空地并不能成爲一棟樓房。當知抽象的「空」，是不會有現象生起的，必須有緣象的湊合——緣起，才有生滅的現象。比方說，明鏡能照物，但若缺象緣——光線、人物等條件，即顯不出鏡的功用。所以空乃緣起本性，以無自性爲義。從緣起顯性空，依性空明緣起，二者不即不離，不可視爲同一體，也不可當做差別體，蓋自性論者的「一」「異」見，是不合空有無礙之中道義的。

總之，自性空，緣起有，把握這基本原則，分別、抉擇空有，決不把空當成虛無，將有作實體解；即緣起現象而知本體自性空，即本體自性空而不礙緣起如幻有。如此才不落於自性生滅、有無、一異、斷常的異端，才能契合於緣起性空的中道義。（未完）